

日子的香气

■高低

立冬那日，风卷起细沙，擦过脸颊，像外婆纳的千层底蹭过青石板——凉，却带着点温温的暖，分明是冬在叩门了。

母亲早起熬萝卜汤，砂锅里的水翻滚着，蒸汽漫上窗棂，把玻璃洇成毛边的纸。她蹲在菜篮前挑萝卜，手指节沾着泥，边挑边说：“要选这种表皮起皱的，像老学究的袖口，里头藏着蜜呢。”刀背拍裂萝卜的刹那，“咔嚓”一声，清冽的甜香撞出来，混着姜块、大葱的辛，在厨房织成一张温柔的网。我凑过去看，橙红的萝卜炖得半透明，浮在奶白的汤面上，像落了层月光。母亲舀一勺吹凉：“尝尝，冬天的日子，得有口热乎的垫底。”

古人说：“冬腊风腌，蓄以御冬。”可我觉得，冬天的日子更像个陶瓮，把细碎的香气存起来。楼下的烤红薯摊支起来了，铁桶炉烧得通红，老板用铁钳翻捡红薯，表皮“滋啦”冒油，焦香里渗着蜜。放学

的孩子攥着零钱跑过来。烫手的红薯剥了皮，金黄的瓢儿咬开，甜得人眯眼。隔壁阿婆端着搪瓷缸凑趣：“这味儿，比我年轻时在灶膛煨的红薯还香！”原来日子的香气，是旧年的记忆在翻涌。

巷尾的糖炒栗子店也开了。老周头的黑铁锅“噼啪”响，粗砂混着糖稀滚成金浪，栗子壳裂开小嘴，露出油亮的栗肉。他总多抓两颗塞给我：“冷天儿的，吃颗热乎的。”栗子香撞进鼻腔，又顺着喉咙往下滑，像把小火炉揣进了肚子。想起《东京梦华录》里写“炒栗子，冬月最有”，古人早把这烟火气写进文中，原来他们在千年前的冬天，和此刻的我一样，闻的是同一种香。

午后的阳光斜斜切进阳台，去年晒的干菊还在藤篮里，掀开盖布，陈香混着阳光的味道扑鼻而来。母亲把晒得蓬松的棉被搭在晾衣绳上，拍打着棉絮：“冬天日头短，得多攒点阳光。”我忽然懂了，日子的香

气原来不是单薄的，它是萝卜汤里的姜葱，是烤红薯的焦皮，是糖炒栗子的甜糯，是干菊的陈韵，是晒过的棉被里藏着的太阳。

有人说：“冬日寡淡。”可我觉得，愈是寒凉的日子，愈要往日子里添香。就像古人围炉煮茶，用松枝引火，看茶汤翻涌；主妇在灶前煨汤，守着升腾的蒸汽打盹；孩童攥着烤红薯，哈着白气跑过青石板。这些细碎的温暖，恰似日子在酿酒，把光阴酿成香的，把寒冷酿成暖的。

傍晚收拾衣服，袖口沾了太阳的余温。楼道里飘来各家各户的饭菜香，萝卜汤、白菜炖豆腐、腊肠焖饭……这些味道混在一起，成了冬夜最浓的烟火气。原来日子的香气，从来不在远方，而在母亲的锅铲间，在街角的炉火里，在每一寸认真活过的晨昏。

冬天来了以后，日子会悄悄把香气酿得更浓。等春回时打开这坛岁月，怕是要醉倒在满室的温暖里。



航运脉络

■杨饰华

登长城有感

■肖凡

立冬，傍晚，八达岭。
我去赴一个沉默的约会。
路是陡峭的，石阶被时光和脚步打磨得温润。伸手抚摸城墙，粗砺的触感，像直接握住了历史风干的脉搏。这并非死去的化石，而是沉默的、仍在呼吸的庞大生命。
风在雉堞间回旋，自成腔调。那声音，初听是空寂，再听便有了内容。耳畔传来遥远的回响：戍卒踏过的足音，寒夜刁斗的颤鸣，商队驼铃慢摇的节奏。最终都沉入砖石，化为无尽的沉默。
于是，我明白了。
长城，是一部无字的史记。
群峰为卷，烽燧为目，一代代人的骨血与智慧，撰写着关于“守护”的永恒命题。作为后来的读史人，

我行走在这行蜿蜒两万里的坚硬文字间，能领悟的，不过寥寥数语。
过往的书写者们，是如此磅礴的集合，那些无名的工匠和兵卒，生命早已化作泥土，但他们聚沙成塔的信念、水滴石穿耐心，却在此地凝结为不朽。
攀登，成为一种仪式。脚步愈发沉重，呼吸愈发深长，心却愈发轻盈。那传说中的孟姜女，之所以能撼动这坚实的墙体，或许正在于，这由亿万个体意志铸就的伟大，其深处，依然为每一个微小的悲欢保留着共鸣的孔隙。
及至高处，凭栏远眺。山河苍茫，天地壮阔。长城如一道静默的闪电，凝固于北地的山脊。此刻，它作为壁垒的实用意义早已交付给历

史，而作为精神象征的光辉，正普照今人。不再划分“内”与“外”，而是连接“古”与“今”。它让每一个行至此处的人，都能清晰地感知到自身血脉的源头。
长城，是我追寻的一处精神原点。它说，所有浮世的喧嚣与个人的彷徨，终将在这千年的沉稳面前，找到各自的归处。它给予我的不是答案，而是一种沉静。
下山时，暮色四合。回望处，长城已与山脉融为一体，仿佛它本就是从大地生长而出。
我转身离去，带走的并非了悟，而是无声的嘱托。那嘱托沉甸甸的，不是负担，而是根。
我，亦是书写者。
我们，都是书写者。

大运河

■戚向东

从大都市而来
流过历史
流过城镇与村落
流向梦想

与黄河比
与长江比
你有低调的从容

太多的魂牵梦绕
折叠
绽放

南来的南来
北往的北往
千帆过后
你波澜不惊

进京举子的风帆早已远去
最后一叶渔舟也已上岸
飞来飞去的鸟儿时常叨破
你对半揽天下财富的回忆

年复一年
顶着烈日
顶着风雨
用柔软的身躯
背负无边的沉重
在历史的光阴里穿行

运河诗一首

■戚高军

古末口
夫差、伍子胥没有想过一座城市会在末口永生
永生在春秋、隋唐、明清运河的涛声里
永生在枚氏父子的大赋、射阳簪老宅的魔幻里
永生在倚楼长笛和十番锣鼓的铿锵里

从此，末口刻碑
一笔刻下的是斗战胜佛
一笔刻下的是抗倭状元
一笔刻下的是民族英雄

苇叶遮不住刚强的身姿
淤泥藏不了绵延的柔软
纤夫用铁脚板书写大河的故事
兵仙用金戈铁马气吞时代的威武

交响处
我们筑碑问天
合奏淮响

运河纤道

我不敢看血流的战场
我的目光只聚焦运河纤道
和纤道上吆喝着“嘿呦，嘿呦”号子的人
他们把自己交给这条河
在纤道上雕刻苦难

记住苦难并不是苦难本身
我们这些旁观者
即使观看、记录
也不会理解弯腰成弓的背影
何时像坍塌的拱桥
沉溺为粼粼波光风景里的点缀

嘿呦，嘿呦
纤道远去
历史没能挽留住湿漉漉的汗滴
却留住了天地之间永不凋零的自强